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缸裡的青蛙
<p> 生物實驗課結束後，有一隻漏網之「蛙」。 牠們的同伴批量的死在實驗桌上，被開腸剖肚、數刀分屍，罪名訂為「選修生物三探討活動：動物組織的觀察」。因為行刑人的疏失，有一隻多抓的無辜青蛙，被逼著永久拘留在實驗室窗邊的水缸裡。 該說牠是幸還是不幸呢？ 牠沒有說話，只是眨了眨眼睛，踢腿濺起的水花噴濺到地板上。牠的方向朝著窗外明亮的天空，似乎在遙望著什麼飄渺不可視的物體。 我也沒有說話，只是一味的用抹布擦拭地上的清水。 我和妳的打掃工作是掃實驗室。實驗室的使用率不高，因此打掃這裡是個大家搶著要的清閒職缺。在這短短的二十分鐘內，我和妳大約有十八分鐘的時間都在看青蛙。 「妳說，牠會不會得憂鬱症。」妳彎著腰，用一種慵懶的姿態，趴在水缸旁的桌上。妳長長的頭髮被窗台灑落的陽光映照，閃爍日光燈下看不出來的深棕色色澤，讓我想起夕陽下波光粼粼的淡水河。 「大概吧。」我拾起抹布，站起身。我的目光向著青蛙。妳不知道其實我是在看妳。 「牠很想出來吧，真可憐。為什麼不把牠放到外面的水池呢。」我問道。 妳沉吟一聲，輕輕道：「誰知道呢，那是大人的事，不是我們能決定的。」我正想要張口反駁些什麼，字詞卻在嘴邊吞吞吐吐的，最終還是搜尋不到任何有說服力的語句。 當我還沉默著，預備鐘聲響起，妳站起身，伸了個懶腰，下一秒卻跑過來拉住我的手，笑道：「走吧，又混了一天，真爽。」 「對啊。」我一愣，卻只是僵硬的點點頭，感受著妳掌心的體溫，被妳移動的腳步拉出實驗室外，最後不小心「砰」的一聲大力的帶上門。 我一直不敢跟妳說，我也是被困住的青蛙。 我們照常般的在中午時拼桌吃飯，我不敢說，這已經被我單方面認定在約會了。 妳隨口一聲邀約，隨意顯露的笑靨，無意識的觸碰，所有的一切我都銘記著，隱藏著。還好因我本就是性格陰沉少言的人，才不被發現吧。 只有中午是我們說最多話的時候。妳還是一如既往嘰嘰喳喳的說著妳最愛玩的音樂——妳除了讀書之外，時間都花在這個上面了——，還有妳家人的「drama」，和補習班零碎的八卦，而我就是偶爾附和兩句。妳總是希望我多說一點，但妳不知道我就是想聽妳說話。 有些時候，八卦聊著就聊到自己身上了。 「妳都沒有有過喜歡的男生嗎，就算我們讀女校，但還是會碰到其他男生吧。」妳一邊吃飯，一邊笑笑的跟我說。妳的笑容像是一把劍，直直往我面門而來，我流下無形的血在桌面上綻放。 「沒有啊。」我自認為露出完美的微笑，「可能，還沒遇到啦。」 </p>	

「是喔，雖然我也沒遇到過就是了。」妳輕鬆的笑著說。是啊，這本就不該是什麼嚴肅的話題。

「那女孩子呢，女孩子考慮一下嗎？」我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勇氣問這種話，卻也是用開玩笑的語氣糊弄過去。

「欸？不可能啦。」

「……是嗎。是喔。」

時間宛如靜止一般，那句「不可能」卻在我的腦子裡來回轟鳴。心底總有一種溺水的感覺，像是水進了肺，每次呼吸都在壓縮，連空氣也開始噎鼻。

我的心臟好像在下沉，從胸腔沉到腳底，然後被我用力的扭踩在鞋底下，像是在壓熄方才還在冒火的香菸。

「欸真的假的，妳喜歡女的喔？」三兩同學聽到我們的對話，一股腦的擠過來。我感覺到我的臂膀正在被誰推擠。

「不會吧，我媽說同性戀腦袋都怪怪的，妳成績這麼好，不可能是吧。」「唉呦不要亂講人家啦，人家是正常的。」「我也跟很多女生牽過手啊，但我還是很正常，別想太多啦。」

……

鬧哄哄的人聲在耳邊，如同惱人的蚊子。

我蒼白的話語是趕不走蚊子的，所以我又一次選擇了沉默。

青蛙至少還看得見能往哪裡跳，但我卻覺得四處都是高牆。

今天放學的書包彷彿特別沉重，明明才五點，天色卻已經暗沉得像是墜下的布匹。妳今天要去補習，沒陪我回家。我也不確定如果有妳在，我的書包會更輕點還是更重點。

不過，還好妳沒有跟來。我今天得先去醫院一趟。

醫院亮晃晃的門口，在傍晚有種奇異的顯眼感。一樓吵雜的民眾來來往往，各自尋找著去處。我熟練的找到手扶梯，踏階緩緩的移動，越往上的樓層，人流越少，耳邊的聲音漸漸平靜。——只有她和我說話的樣貌還不斷輪迴在我腦海中。

我在護理站簡單登記了名字，在寒冷的迴廊中找到熟悉的病房號碼，敲門而入。

她安靜的躺在病床上，無數條透明管線連接著四肢，蓋起的棉被掩蓋住腰旁裝著液體的袋子，只露出半截。

「阿姨。」我看著面色枯黃的她，面貌已無常人血色，頭髮因長年疏於打理而凌亂。

「在睡覺嗎？真是不好意思。」除了我說話的聲音，就只剩冰冷的機器在打著規律的機械音。

「沒事，沒事。」她扭動身體翻身，面朝我的方向。她的語音虛弱，氣若游絲，每個文字都需要推出一些力才能說話。

我不知道這樣的想法是否對她不敬，但她也像是無法逃出的青蛙。

阿姨從患癌以來，也有十個年頭了。很難想像癌症會和當初二、三十歲的少婦掛鉤，明明才剛開始一段幸福的婚姻，才剛穩定夢寐以求的工作，但就像任何一部小說一般，日

子總在最完美時出現轉折。

但小說看完就看完了，疾病卻像恐怖情人般窮追不捨，在無法被察覺的陰暗處不斷蠶食、摧毀每顆細胞，直至生命盡頭，直至連痛苦都無法再被感受。

遺傳性罕病，好像成了一個再怎麼撕除卻仍留有殘膠的標籤。就算十年前的我也只是乳臭未乾的孩子，我卻還記得她剛患病而故作堅強的樣子。那時候，還能說著「只是小問題」的話語，堅持全勤式的上班。後來，腰間多了個袋子，說動完手術，尿液改道了，她也還是笑笑的，彷彿傷痛能用笑容來抵免。再後來，頻繁的高燒強迫她與醫院逐漸熟悉，在病房的時光已經超越在家裡的日子。

有一次，她說，麻醉師施打的劑量不夠，手術刀卻已然劃過血肉。那時的痛，也許比地獄裡的刀山油鍋還撕裂。像是快死了。還不如直接死了。這是她劫後歸來時的評語。

光憑語言，我無法同感這種極致的痛苦。也許這種疼痛，永遠也只有她自己知曉。如果她也是青蛙，她恐怕已經被拘留得連肌肉都無力，只能眼睜睜的望著穿透蓋子的陽光，安靜的等著終結的那日吧。

反倒是這種無力感，我的心反倒像是共振般的抖動，卻又沉沉的飄蕩到地底。

再後來……她或許也知道「小問題」一詞已經明顯不適用了，再也沒有說過這樣的話語。病魔正在汲取她的生命，營養與精力都在病床上流逝掉了，剩下一副孱弱的軀殼支撐清醒的意識。也許真的不如死了吧？曾經的幸福像是一巴掌火辣辣的打在身體上。求生是本能，求死反而成為遙不可及的奢侈。

也只怕，就再也沒有後來了。

「最近學校怎麼樣。」她的聲音剛說出來，卻好像又立即揮發在空氣中。

我對我拙劣的聊天技能感到抱歉，竟然還要由她來開話題。我勉強笑道：「嗯，就跟平常一樣。一直在考試。」我想起還在書包內的水果，趕緊擺到她手邊的小桌子。

「考試喔……」她連微笑都需要使力，肌肉因為用力而些微顫抖，「考試一回事，身體也很重要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我像個被訓話的孩子，愣愣的坐在椅子上。我知道她沒有訓話的意思，反而像是她用盡半生切身領悟的道理。

冷色調的燈光一點一滴的在凍結氣氛。我真恨我不像其他人一樣會說話，會討人開心，每個禮拜只能在這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，明明只是十分鐘，卻被我尷尬的心理拉長成十小時。

道別後，我緩緩走出病房。每次的對話其實都差不多，但我卻記得她在臨走前微笑著和我說：「嫁對人也很重要。眼睛睜亮點，要好好挑男朋友。」

/

隔日，我如往常般的，頂著總是睡眠不足的神態來上學。

妳今天的笑容收斂了些，沒有往常的明亮有神。

下課時我和妳站在走廊，倚著欄杆談天。「妳看起來很累。」我說。

「沒有啦。」妳的笑似乎有些勉強，皮笑肉不笑的。「就是考試考差了點，昨天又被唸了啦。」

我看著妳有些焦躁的晃動身體，道：「妳說模擬考嗎？」

「對啊。」我感受到妳的呼吸略微急促。「都是我爸媽啦，又在說什麼……什麼這樣的分數一定上不了醫學系啦，煩死了。」

「辛苦妳了。」我只能看著妳憂慮的臉龐，卻也不知要如何安慰。

……又是一隻無法逃離的青蛙。

「診所又怎樣，為什麼一定要我呢？我就只想做我愛做的事情，怎麼就這麼難。」她的語音中揉雜無奈、沮喪、憤怒。「我沒考上的話，是不是……我大概也不用活了。我去考音樂系，餓死就算了，反正對他們來說都一樣。」妳這樣自嘲道。

「為什麼呢，我不是很努力了嗎。習都補了，夜也熬了，我明明花了這麼多力氣在學了，為什麼總是不行呢。要不是……要不是那些人說嘴，我絕對不會選三類——不，我絕對不會唸高中的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倒是妳，有時候還真羨慕妳。妳應該很聰明吧，都沒有怎麼讀也考很好。有讀書的天賦真好呢。」

我從妳的語氣裡聽見無力的酸楚。我知道這都是氣話，但妳因無法逃避而發洩出的悲憤，卻像是洩氣的氣球般傾倒而出，而妳的人慢慢的縮小，慢慢的，低到了地上。

我想伸手輕觸妳的肩，手卻沒有移動的勇氣。我只能盡可能的站得離妳近些，卻連我的心也在顫抖。

微風吹拂過，我們的髮絲飄動，又再輕輕落下。妳一談到課業，那副開朗的模樣好像被雲翳遮蔽，陰沉厚重的烏雲取代了妳的表情。身為獨生女的妳，身為醫生世家的妳，身為從小獎狀無數的妳，身為長輩和同學眼中模範生的妳……就和我無法理解她的疼痛一般，我也很難感同身受妳肩上的石頭，需要多少肩膀才能扛住。

如果妳是青蛙，妳像是會奮力躍動的那種，每每都差了幾公分，唾手可得的自由卻仍遠在天邊，直到肌肉緊繃，痠軟，溶解。

我不知如何幫助妳，也無法幫助妳。沉悶的空氣在流動，我偷偷看著妳的毫無生機的面孔，這是我第一次覺得我們之間的距離如相隔一光年。

可是，也許妳看我也是這樣的吧。我們至少在不理解對方這點上是相同的。

「實驗報告妳寫了沒？」妳用極為現實的話題打破沉默。

「青蛙那個嗎？還沒。」

「寫完再借我看一下。」妳冷著臉，突然走開了，「還有，我爸媽說，叫我不要跟同性戀走太近。」

/

高三就這樣糊裡糊塗的過去了。

在畢典的前幾日，她病逝了。接到消息的時候，我正在實驗室看青蛙。

水缸裡的水因為久久未曾更換，生了些莫名的雜質。青蛙半個身體泡在污水中，桌上和地板濺滿水花。

我慢慢的靠近，深怕我突然的出現會引起牠的驚嚇與暴動。牠突然伸腿一跳，我嚇得後退。牠的腦門撞在水缸的半掩蓋子上，哐啷一聲，玻璃蓋子跌落，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再看青蛙，牠就已呆愣在原地，冷靜得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。

我只是蹲下來，仰視著牠。

我彷彿看到很多，很多人。

她也許已經成功撞碎了無形的玻璃蓋。十年病痛像是一缸愈漸混濁的水，像是格擋住前路的玻璃。哪裡是前路……至少絕不是看著自己溺水。

那或許是生命的終點，卻也是牢籠之外的，嚮往之地。

反倒是我們這些活著的，只是絕望的看著能夠觸及的天，伸手卻又發覺被一層堅硬的，不可言說的玻璃，默默的阻擋下來，彷彿在被告誡，不要再肖想那些不屬於自己的天空了。

妳說妳學測沒考好，要準備分科，反正掃這裡這麼輕鬆，我就自己來吧。妳最後一句和我說的話，都還在抱怨自己的命運與考試。

……我懂，沒關係。妳離去的背影在視野中淡去，愈漸冷漠的話語像是一滴滴硫酸，在清水裡化開，看起來還是平靜無波，卻一點點的侵蝕、感染我所在的水缸。水位漸漸上升，我要不溺死，要不酸死。我像是伸手，卻已發現水位沒過指尖。

妳好像也還未逃出那狹小的玻璃牢籠，直到妳的缸壁上滿是抓痕，卻還反覆的在使勁攀爬。也許我們唯一相同之處，是都望著各自不可觸及的，幻想裡的新鮮空氣。

青蛙的眼睛看不出任何情感，直勾勾的看著我，沒有憤怒，沒有哀淒，就是冷冷的，無奈的看著。牠後面的天空很亮，很遠，像是在召喚，也像是在後退。

我深吸一口氣，把牠身後的窗戶打開。風從窗外湧進，缸裡水波擾動。陽光照射水面，細小的波光閃動。

青蛙突然眨了眨眼，像是在和誰道別。

我也眨了眨眼。

水花、玻璃碎屑、微風、陽光，還有呼吸，全都散落在寂靜的空氣中。

我轉身離去。我沒有聽見我所盼的，水花噴濺的聲響。但這樣，也好。留下或離開，牠都是自由的。